

道林格雷畫像

杜王
衛德
譯

年 月 日
批 號 74

店書屋金

OSCAR WILDE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TRANSLATED
BY
TU HUN

道
連
格
雷
畫
像

杜
英
國
王
爾
德
著
衡
譯

上海金屋書店

序

藝術家是美的東西底創造者。

顯示藝術和隱藏藝術家是藝術底目的。

批評家是一個能使他對於美的東西的印象變作另一狀態或一種新物質的人。

批評底最高的形式，正如最低的一樣，是一種自傳底狀態。

那些從美的東西中找出醜的意義來的人，是腐壞而並不沉迷。這是個錯誤。

那些從美的東西中找出美的意義來的人，是有修養的。他們有的是希望。

他們是選民，對於他們，美的東西的意義只是「美」。

無所謂道德的，或是不道德的書。書只有寫得好，或是寫得不好。這就完

了。

十九世紀不喜歡寫實主義，這是爲了凱利班（一）在鏡中看見他自己的面貌而忿怒的原故。

註一 一個野蠻而醜陋的奴隸，見 *Shakespeare: Tempest.*

十九世紀不喜歡浪漫主義，這是爲了凱利班未在鏡中看見他自己底面貌而忿怒的原故。

人底道德生活造成了一部分藝術家底題材，但藝術底道德却是在不完全的媒介物底完全作用裏。

沒有個藝術家想證明些什麼。即使那些真的東西是可以證明的。

沒有個藝術家有倫理的同情。倫理的同情之於藝術家，是風格上的不可恕的固守。

沒有個藝術家是不健全的。藝術家能表現一切。

對於藝術家，思想和言語是一種藝術底工具。

對於藝術家，惡與善是一種藝術底材料。

從形式上看來，一切藝術底模型都是音樂家底藝術。從感覺上看來，優人底技能就是模型。

一切藝術都同時是外表，是象徵。

那些摸索在表面之下的人，是在冒險。

那些在研究像徵的人，是在冒險。

藝術真在反照的，是旁觀者，不是生命。

對於一件藝術品的意見紛歧，可顯得這作品是新的，複雜的，而有生命的。

批評家不同意的時候，藝術家和他自己是同意的。

我們可以寬恕一個人做了一件他始終不喜歡的有用的東西。做一件無用的東西底惟一的藉口，是爲了那個人非常地喜歡牠。

一切藝術是全然無用的。

奧斯卡。王爾德

畫室裏是充滿着薔薇豐富的芬芳，當夏日的輕風在園樹叢中浮動的時候，紫丁香花底濃香和絳色花刺樹底更優美的幽息透過那開着的門來。

亨利華登勳爵躺在波斯鞍囊布的睡榻上，照例在抽着無數的紙烟，他從角上恰好能依微地看見那蜜一般甜美，蜜一般顏色的 *Laburnum* 花，牠那顫動着的樹枝似乎當不起這樣熱焰般的美麗；不時有飛鳥幽幻的影子飄過那張在大窗前的生絲長幔，這樣造出一種瞬間的日本式的感應，使他想起那些蒼白而玉顏的，想用一種必不動的藝術為媒介來傳達迅速和流動底感覺的東京畫師來。蜜蜂陰沉的鳴聲擠過了未割的豐草，有時一味固執地迴旋在支蔓的耐冬底灰朦的卷鬚邊，這似乎使沉靜更覺難受了。倫敦微弱的喧聲，正像遠處大風琴底沉音一樣。

房間當中放着個外屬很美麗的少年底全身畫像，緊緊在直立的畫架上，在牠前面，稍離開一些，坐着那個藝術家培西爾，他幾年前突然的失蹤，一時曾引起過大眾底驚異，並且造成了許多奇怪的猜度。

畫家看着他如此精巧地映出在他藝術中的溫和而漂亮的模樣兒，一種快意的微笑現在他底臉上，像要在那裏延佇。但是他陡然跳了起來，閉着眼，將手指放在唇邊，似乎他想將幽異的夢境關在腦袋裏，不要從這夢中醒了轉來。

「這是你最好的作品，培西爾，你畫的最好的東西了，」亨利勳爵懶懶地說。「你明年定要將牠送到格勞斯維諾去，畫院是太大，太俗了。每一次我去，不是有太多的人使我看不見畫，就是有太多的畫叫我找不出人來：人多是可怖的，畫多而不見人却更糟。格勞斯維諾確是唯一的。」

「我什麼地方也不想送去，」他回答時將頭部詭異地閃向後面，這種狀態，他在牛津時常使他底朋友笑他。「不：我什麼地方也不送去。」

亨利勳爵揚着眉毛，濃得像雅片般的紙烟飄出幽幻的渦卷，繞成淡烟底青冠，從這裏面他驚異地望着他。「什麼地方也不送去好？朋友，爲什麼？你可有什麼理由？你們畫家真是些怪人？你們在世間幹着一切，想得到名譽。一得到了，又像想將牠丟去。你們這樣是笨的，因爲世間只有一件事比被人說起還壞，這件事就是不被人說起。這樣的畫像可使你勝過所有美國底青年，要是老人還會有什麼情緒，你還可使他們十分妒忌呢。」

「我知道你要笑我，」他回答：「但是我真不能將牠陳列出來。這裏面我將自己放入得太多了。」

亨利勳爵在睡榻上伸開了身體笑着。

「我早曉得你要笑；但這始終是真話。」

「這裏面你自己太多了！我說，培西爾，我真想不到你這般地無意識；我真看不出這樣一個生着粗壯的臉子和烏黑的頭髮的你，和那個看來像是象牙和薔薇

葉造成的年輕的阿道尼斯（一）之間，有一絲兒相像。怎的，親愛的培西爾，他是個那爾基索斯（二），而你——啊，自然你是有智力的表現的。但是美，真的美，却終結在智力的表現開始的地方。智力本身就是種誇大的狀態，會毀壞任何面貌底和諧。一個人坐下來思想的時候，他就變成全是鼻子，全是顴角，或是些可怕的东西。看那些操着種有學問的職業的成功人吧。他們是多麼可惡！自然在教堂裏是例外的。但是在教堂裏他們並不思想。八十歲的主教還是在說着十八歲時就學會了的話，這樣他天然看來常是很愉快的了。你那位神秘的青年朋友，你沒有告訴我他底名字，但他底畫像却真使我迷惑了，他一定是永不想的。我覺得一定是如此。他是個沒有頭腦的，美麗的生物，在我們沒有花可看的冬天，他是常在這裏，在我們沒有東西可以澆冷我們底智慧的夏天，他也是常在這裏。不要自以為怎樣，培西爾：你一點也不像他。」

註一 希臘神話中的美少年。

註二 也是希臘神話中的美少年。

「你不了解我，海利，」藝術家回答。「我當然不會像他。這個我很知道。真的，我要是像了他反不好。你在聳你底肩膀？我是在告訴你眞話。身體上和智力上的傑出都是種定數，一種似乎是踏着帝王底腳跡的步履穿過歷史的定數。一個人最好不要異於別的人。醜的和笨的在這世間却是最好。他們可以安適地坐着，可以在娛樂時打呵欠。不懂得什麼叫勝利，便至少可以免得感到失敗。他們也和我們一樣地活着，不煩惱，不動心，沒有不安。他們不會毀壞別人，也不會被毀壞在別人手裏。你底身分和產業，海利；我這般的腦筋——我底藝術，無論牠底價值怎樣；道連格雷底美貌——我們都要爲上帝所給的東西而受苦，可怕地受苦。」

「道連格雷？這是他底名字？」亨利勳爵問着，穿過畫室走向培西爾蓋爾華特來。

「是的，這是他底名字。我本來不想告訴你。」

「爲什麼？」

「哦，我說不出。我喜歡了一些人，便不肯說出他們底名字來；說了好像就捨棄了一部分。我漸漸地愛守秘密了。這好像是一種可以使我們覺得現代生活底神秘和驚奇的東西。最普通的東西，只要隱藏起來，就覺得有趣。現在我每次離開這都會，總不告訴人到那裏去。要是說了，便會失去一切的歡樂。這是個笨習慣，我敢說，但是這好像能使一個人底生活添了不少的浪漫史。我想你一定以爲我這樣是很呆的？」

「絕對不，」亨利勳爵回答，「絕對不，親愛的培西爾。你好像忘了我已經結婚，結婚有一種魔力，就是會造成了兩方面都絕對須要的欺騙生活。我永不知道我女人在那裏，我女人也永不知道我在幹什麼。我們碰到了——大家都在外面吃飯，或是到公爵那裏去的時候，我們偶然也會碰到的——便會作着最嚴正的神

色，相互講着最荒唐的故事。這事我底女人很擅場——實在比我要強得多。她日是永不會纏錯的，我却常如此。但她發現我錯了時，也絕對沒有吵鬧過。我有時希望她吵鬧，她却只向我笑笑。」

「我厭惡你這樣地說你底婚後生活，」培西爾蓄爾華特說着踱到那向花園開着的門邊去。「我相信你實在是個很好的丈夫，但你對於你底德行覺得很可恥。你是個怪人。你沒有說過句道德的話，却也沒有做過件錯誤的事。你底譏諷不過是裝樣的。」

「不做作也只是裝樣的，一種我所知道的最惱人的裝樣，」亨利勳爵笑着說；兩個青年同走到園裏，在張高桂樹蔭下的長竹榻上坐了。日光溜到了光滑的樹葉上面。草堆裏的白菊花在微微地顫動。

停了一會，亨利勳爵拉出了他底錶。「我怕要走了，培西爾，」他喃喃地說：「我在未走前定要你回答我剛才的問題。」

「這是什麼？」畫家說着將眼睛定住在地下

「你很知道的。」

「我不知道，海利。」

「那麼我告訴你吧。你要向我說明爲什麼你不願陳列道連格雷底畫像。要說出真的理由來。

「真的理由我已經告訴你了。」

「不，你不會說。你說這是爲了這裏面你自己太多了。啊，這是幼稚的。」

「海利，」培西爾蓋爾華特說時看着他底臉，「一切用感情來畫的畫像是藝術家底畫像，而不是那「坐者」底。「坐者」只是種機會，是種偶然。畫家所表現的並不是他；畫家在着色的畫布上可說是表現了自己。我不願陳列這幅畫像的理由，是爲了我怕在那裏顯示了我自己靈魂底秘密。」

亨利勳爵笑了。「那麼這是什麼呢？」他問。

『我要告訴你，』蒿爾華特說：但他面上顯着疑惑底表情。

『我深望如此，培西爾，』他底伴侶瞞着他繼續地說。

『哦，實在沒有什麼可說，海利，』畫家回答；『我怕你不會懂得。或許也不大肯相信。』

亨利勳爵微笑着，俯下身去從草堆裏摘了朵紫瓣延命菊來仔細地看了看。『我可斷定會懂得的，』他回答時在很注意地看着那金色白毛的小花盤，『至於說相信，即是不能相信的事我也會相信的。』

風從樹上吹下了些花朵，沉重的紫丁香花帶着叢叢的星點在沉悶的空氣中前後飄動。一個蟋蟀吱吱地在牆上叫了起來，一隻纖長的蜻蛉振着牠稜色的紗翅，像一條藍絲般地飄過。亨利勳爵好像能夠聽出培西爾蒿爾華特心頭的跳動，心想不知什麼事要發生了。

『不過是這麼一回事，』畫家隔了一會說。『兩個月前我曾擠在勃蘭登夫人

那裏。你知道我們這些可憐的藝術家一定要常到場面上去拋露頭面，要使大家記得我們並不是野人。你曾經說過，只要有一身晚裝，一個白領結，甚麼人，就是個股份經紀，也可以得到文雅底聲名。啊，我在房間裏停留了十分鐘和那龐大過飭的寡婦以及那些可厭的學院中人談了一會之後，我陡然發現有個人在看着我。轉過半身來，竟第一回看見了道連格雷。當我們目光相遇時，我覺得我是在變成灰色。有種奇怪的恐怖底幻覺來到我身上。我知道我是和一個人面對着，這個人底人格是怎地迷人，竟會將我全部的性情，全部的靈魂，甚至我底藝都一概吸收了去，只要我自己允許。我一生不受外界的任何應響。你知道，海利，我是生性多麼獨立的。我常是我自己底主人；至少在看見道連格雷之前是如此。於是——但我不知道應當怎樣向你解釋。好像有東西在告訴我，說我已臨着個生命中可怕的危機了。我有個奇怪的感覺，好像運命已爲我藏着些非常的快樂和非常的悲哀。我覺得恐怖起來，便離開了那房間。這並不是良知教我這樣做的，這是種虛

怯。我這樣想逃走，並沒有一些兒自信。」

「良知和虛怯實是一樣的東西；良知是商會裏的市名，這就完了。」

「我不信，海利，我想你也不會相信吧。可是，無論我動機是什麼——這或許是驕傲，因為我常是很驕傲的——我確實掙扎到了門邊。我自然在那裏碰到了勃蘭登夫人。「你可不是要趕快地跑了嗎，葛爾華特先生？」她喊着。你可知道她奇怪的尖聲？」

「知道的；除了美之外，她什麼地方都算得是一隻孔雀，」亨利勳爵說着，他纖長的神經質的手指將延命菊撕成了碎片。

「我不能趕掉她。她帶我去看見那些王黨，帶着寶星大綬的人們，戴着大帽子，生着鸚鵡般的鼻子的太太。她當我是最親愛的朋友說起我。以前我和她只會過一面，但她就當我是了不得的。我相信有幾幅圖畫當時也很成功，至少是那定十九世紀不朽的標準的一便士新聞紙上所說起過的。我突然發現自己面對着一個